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董凝拉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起乙酉宋孝宗乾道元年
止乙丑宋寧宗開禧元年　凡四十一年

表例説

見第八十三卷

乙酉

宋

乾道元年

春正月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

名揚存中還　罷都督府以存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二月陳康伯卒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

安定王令德

初令詪襲安定王之封至是令詪以武德郎換文階大宗正司奏令德授定武

金

大定五年

西遼附

耶律氏富僧額權國十二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七年

高麗

初本國使於金者別有私進禮物以為常是歲

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

軍承宣使襲封安定王至七年再見

鄧王愭

封四年立為太子子挺至三年始封

新安王

金主萬春節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罷之

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
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
聞知今者之赦文失國體
矣
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
書樞密院事　适拜簽書
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
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
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立鄧王愭為皇太子
大赦　愭帝長子也
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
葉顒簽書樞密院事
錢端禮罷　時久不置相端
禮以首參闕之甚急太子
愭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

吳璘
以四川
宣撫使
詣闕召
對便殿
許朝德
壽宮上
皇見璘
歎曰朕
與卿老
君臣也
可數入
見璘頓
首謝兩
宮存勞

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為相殆有深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慽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蔣芾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顒參知政事

之使相踵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餞宴甚寵入辭德壽宮泣下上皇亦為之悵

淤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矣瑞至漢中修復襄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至三年再見

曾公陳

康伯

改封二年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贈太師謚文恭寧宗慶元初改謚文正子安節偉節

康伯

幼有學行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所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見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

丙戌

乾道二年

春三月洪适罷　适以文學開濟遭時遇主自中書舍

同安王大定六年

楊存中

春二月左丞相布薩忠義卒　忠義誠以接

耶律氏

富僧額權國十

三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

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　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敢爾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

五月修建康行宫

葉顒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

秋八月林安宅免　以劾梁顒子受金失實出居筠州

冬十一月汰冗兵

進封六年以太師致仕卒追封和王謚武恭二子偰僎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

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典任將相以功名終

盛十八年

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

十二月以葉顒知樞密院事

以葉顒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

上皇最眷念之

新興王

吳蓋

封五年卒贈太傅追封鄭王子瓌

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

乾道三年

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覿為福建總管　大淵覿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覿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於外

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榮公挺　太子愭之子也始封至九年再見

新安王

吳璘

大定七年

冬十二月出富察通為肇州防禦使　通為殿前右衛將軍主惡其人出之於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

耶律氏　富僧額權國十四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九年

古城　王鄒時闍巴之子鄒亞娜立掠

帝從太上皇幸玉津園復從幸聚景園歲以為常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於後苑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

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六月皇后夏氏崩謚曰安恭

秋七月太子愭卒謚曰莊文

攢安恭皇后於修吉寺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雷發顒魏杞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杞相顒為人簡易清介

封三年卒謚武順追封信王子挺璘剛勇喜大節器許細代凡璘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璘選諸將率

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踈為避忌也

大食國方物遣使入貢於宋以求封爵為國人所訴宋却不受并不議封

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狥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帝嘉納之援翰林學士從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

以功有爲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徒倖者獲志而退人宿將之心怠矣初璘病篤遺表曰願陛下毋

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棄四川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毋輕出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兵不及困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家人事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人稱其遂拜樞副𫎇因薦張栻汪忠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

戊子

乾道四年

春二月以蔣芾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

夏五月行乾道歷　帝以近

大定八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元年夏主李仁孝天盛二十

夏

富僧額伏誅珠勒呼立年先是權國事富

世歷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歷凡舊將彼善於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秋八月劉珙罷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珙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冬十月起復蔣芾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　芾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密旨

僧顏與其夫蕭圖魯卜之弟博果濟錫里通出圖魯卜為東平王而殺之圖魯卜之父鄂囉羅以兵討之殺富僧顏及博果濟

欲令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大閱於茅灘　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搞賚有加

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掞之以為太學録　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除太學録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

錫里迎仁宗伊立次子珠勒呼立之改元天禧

己丑

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乾道五年

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之計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農隙聚而教之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貲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使

大定九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二十一年

大兵屯要害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

罷制國用司

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名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　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　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

復耳誠能任智謀之上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雄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慴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以虞允文為樞密使

秋七月以曾覿為浙東總管

先是覿在福建帝憐欲召之陳俊卿恐其入覲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覿入見故有是命

八月甲申朔日食

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為己任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歴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録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

乾道六年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甃石池以

大定十年

夏五月夏相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於主主不許　李仁孝上表於主為

耶律珠勒呼天禧三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元年初仁孝

水銀浮金鬼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之比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應辰力言朕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嚮允文俊卿以論

得敬求封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與焉不如因而許之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

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衡有功遂居相位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

不允乃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起居郎張栻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

遣使以詢爾

閏月宋遣使范成大來　成大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主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成大南歸主復書畧曰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

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於金為得敬求封金不許得敬始有懼心

秋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遣使於金奉

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畀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以梁克家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

既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

冬十一月宋遣使趙雄來賀主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主不許雄辭歸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

表稱謝

高麗

國王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而自立

如金

辛卯

乾道七年

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帝奉諭輔臣曰前日奉上
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
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
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
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
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
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
為之朕未嘗敢增益也
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
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
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

恭王惇

封十年立為太子後即大位是為光宗

魏王愷

封慶王十年加雄武保寧軍節

大定十一年

春正月禁羣臣相餽獻
　尚書省奏汾陽節
度副使牛信昌生日
受餽獻法當奪官主
曰朝廷行事苟不自
正何以正天下尚書
省樞密院生日節辰
餽獻不少此而不問
小官餽獻即加按劾
豈正天下之道自今
宰執樞密餽獻亦宜
罷去

耶律珠

勒呼天禧四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二年

載敬天事稿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為魏王莊文太子卒慶王惟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寮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卜

慶使進封魏王至帝淳熙七年再見

安定王

令德

襲封七年卒

太寧王

吳益

三月葬宋靖康帝於鞏洛之原

冬十月遣使如宋

幸太子宮 主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

朔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封十年
焞國子司業蕭太子侍讀卒謚莊
詔僧道寺觀毋免税役　簡追封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衛王二
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子琚璿
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
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
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
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
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
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
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
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
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
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
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

所為若此安有不亡
唐太宗又嘗謂高宗
曰爾於李勣無恩今
以事出之我死宜即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
力矣君人者焉用偽
為受恩於父安有忘
報於子者乎朕御臣
下惟以誠實耳

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

五月起復劉珙為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　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

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然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刻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畧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模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

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

冬十月金人來聘　金使烏凌阿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内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

就見天錫沮退

壬辰

乾道八年

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並兼樞密使　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安定王

令撞　初令德襲封安定郡王乾道七年卒令彭當封以沈湎聲色不任襲詔以武德

大定十二年

夏四月右丞相赫舍哩志寧卒　主署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秋七月罷保安蘭安椎場　主謂宰臣曰夏

耶律珠勒呼天禧五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三年

占城

王鄒亞娜市馬於宋瓊州境拒不許大掠而還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郎令擅國以珠玉易我絲帛
侍御史李衡等四人　侍為金州是以無用易我有用
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觀察使也命罷之
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龔封爭冬十二月去金銀坑冶
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莘之挩　不禁民採
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
學士王曮草制權給事中
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
作四賢詩以紀之
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
書樞密院事
朱熹以司馬光資治通鑑做
春秋例提綱以光所編作
目名謂資治通鑑綱目
秋七月以曾覿為武泰節度
使

雍公虞允文

以左丞
相求罷
授四川
宣撫使
封雍國
公至帝

回紇

遣使入
貢於金

阻䪁

遣使入
貢於金

高麗

初王晧
遣使求
封於金
至是金
主冊封
晧為高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陛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

淳熙元年再見

長男

周淙

初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上念淙不忘起知寧國府乾道七年魏王

麗國王

癸巳

愷出鎮寧國除移守婺州至是復奉祠致仕卒追封長興縣男

乾道九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簽書院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冬十月梁克家罷　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

榮公挺

封七年卒贈武當軍節度使追封豫國公

大定十三年

夏五月禁女直人譯為漢姓

秋七月復以會寧府為上京

耶律珠勒呼天禧六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四年

交阯

甲午

淳熙元年

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雍使正其禮克家以為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從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

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明年為淳熙元年

十二月沈夏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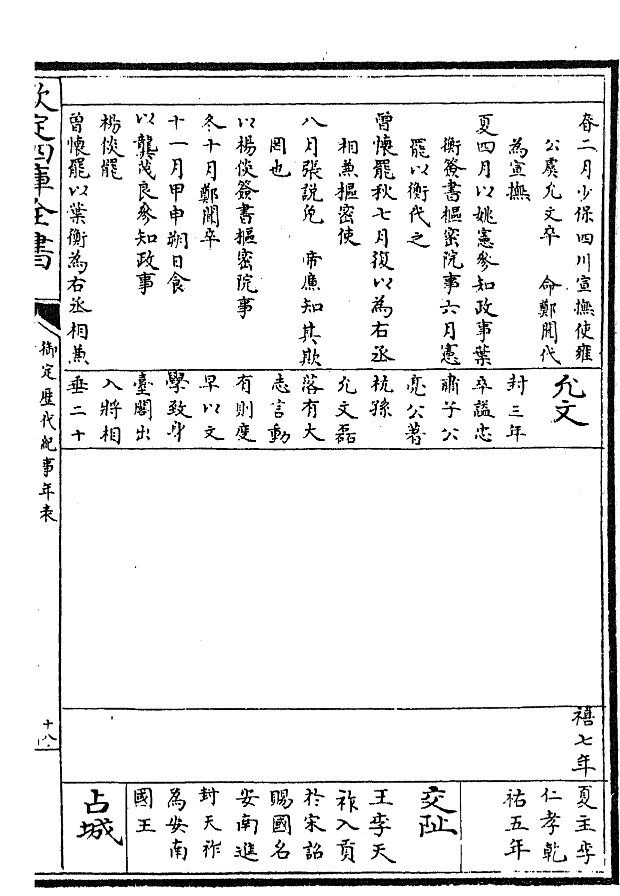
大定十四年

耶律珠

勒呼天

夏

王李天祚遣使入貢於宋



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　命鄭聞代為宣撫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

曾懷罷秋七月復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八月張說免　帝廉知其欺罔也

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鄭聞卒

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以龔茂良參知政事

楊倓罷

曾懷罷以葉衡為右丞相兼

允文

封三年卒諡忠肅子公亮公著杭孫

允文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出入將相垂二十

禧七年

夏主李仁孝乾祐五年

交阯

王李天祚入貢於宋詔賜國名安南進封天祚為安南國王

占城

乙未

樞密使　衡有才智由小年忠勤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無二於曾覿

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

以沈夏為四川宣撫使

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

淳熙二年

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

大定十五年

秋九月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來附主不受　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

耶律球勒呼天禧八年

王郎亞娜遣使入貢於宋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六年

不鄉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狠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六月以沈复同知樞密院事

罷四川宣撫司

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兼衡罷

帝謂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

執其使付高麗

安南

是年國王李天祚拜宋賜安南國王印

高麗

西京留守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

辨宜使邪彥請對問所以遣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

沈夏罷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城叛附於金金執位寵使者付本國位寵伏誅

淳熙三年

春三月丙午朔日食

夏六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

大定十六年

夏四月始命京府設學養士　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

耶律珠勒呼天禧九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七年

安南

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湯邦彥有罪流新州　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

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位

古城

王鄒亞娜歸所掠宋生口八十三人以求通商宋不許

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

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冊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罷鬻爵　詔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撙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

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丁酉

淳熙四年

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夏六月罷龔茂良放之英州

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為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名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覿欲以文資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見

浩

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封永國公至十年再

永公史

大定十七年

春正月高麗遣使入貢

謝不納叛也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葬宋遼宗室於河南廣寧舊陵

耶律珠勒呼天禧十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八年

是歲仁孝獻本國所造百頭帳於金

安南

道間俾直省官賚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覿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撻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覿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御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

王李龍翰宋授以靜海軍節度使封安南國王

高麗

遣使致貢於金

戊戌

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
以王淮參知政事
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九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淳熙五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

英公擴

太子惇次子以右千牛衛大將軍遷明州觀察

大定十八年

耶律殊勒呼天禧十一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九年

安南

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飭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内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三月李彥穎罷

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曾覿王抃甘昪三人盤結擅政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

使封奘國公至十二年再見

王李龍翰貢方物於宋上表謝封爵

三佛齊

國王悉利麻霞羅陀遣使貢方物於宋詔免赴闕館於泉州

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

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

己亥

劉忠卒　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屡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淳熙六年

夏旱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

大定十九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十二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年

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爭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

庚子

此一二人者險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髙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淳熙七年

春二月魏王愷卒

右史殿修撰張栻卒　栻病

魏王愷

進封十年以永

大定二十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十三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

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及卒帝嗟歎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

與成德軍節度使卒謚忠憲二子櫶柄柄尋封嘉國公

濮王

輵

嗣封二十三年卒贈太傅追封

祐十一年

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開道甚悉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安王

安定王

子揀

初令擡襲封安定郡王令擡卒秦王後無當嗣者武翼郎子揀爵燕王後年又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

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

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欺蔽帝深然之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

胡銓卒　謚忠簡

最長得

製安定

之封明

年再見

辛丑

淳熙八年

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

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為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為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為定制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東萊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

安定王大定二十一年

予揀

襲封二年卒

春正月追廢亮為庶人

討其弑熙宗也

冬十二月主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

耶律珠勒呼天禧十四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二年

將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八月趙雄罷　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

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明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菑間皆自耕歲用亦乏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其惰農飲酒勸農穆昆及都管各以等第科罪

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稚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

九月錢良臣罷

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

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内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

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

壬寅

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淳熙九年

夏六月謝廓然卒

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以朱熹為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

安定王

子彤

初子揀襲安定王子揀卒子彤襲封

滎陽王

大定二十二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十五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三年

安南

王李龍翰貢方物於宋

章不以閒熹論爲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伯圭	帝同母兄始封至光宗紹熙元年再見
儀公梁克家	以右丞相封至十四年再見

癸卯

淳熙十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

李彥穎罷

以黃洽為御史中丞　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

二月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　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廝役亦補官帝聞而

魏公史浩

封永國公七年以少傅奉祠請老加太保致仕改封魏國公至光宗紹熙五年再見

大定二十三年

耶律珠勒呼十六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四年

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

進德壽宫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

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

故怨朱熹欲沮之乃以大

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

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

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

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

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

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

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

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

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

其偽者邪願陛下明詔中

外痛革此習實宗社無疆

之禍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背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

甲辰

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

秋八月以施師點黄洽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淳熙十一年

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温公李燾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卒諡文簡累贈太師温國

大定二十四年

春三月主如會寧　主將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

耶律珠勒呼天禧十七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五年

公子皇
埊墪壁
壐　燾
性剛大
特立獨
行早著
書檐尚
當路檐
死始開
於朝暨
在從列
每正色
以訂國
論張栻
嘗曰李
仁甫如

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嫉侍不殖産平生生死丈宇間通鑑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

乙巳

淳熙十二年

春二月禁胡服蕃樂

平陽王

擴

封英國公八年遷安慶軍節度使進封平陽郡王至十六年再見

大定二十五年

夏四月主還燕

赦會寧府放免租稅

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輙用感愴遂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為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

耶律殊

勒呼天

主曲

禧十八

年

夏

夏主李

仁孝乾

祐十六

年

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負之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主遂行

丙午

淳熙十三年

夏五月宴講臣於秘書省

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

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盌

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

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

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

者但作詩歌如隋陳之君

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

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

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

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

傳旨安能盡耶投機之會

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

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

俊卿

以少保判建康府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贈太保謚正獻子宓

俊卿幼莊重不

魏公陳

大定二十六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十九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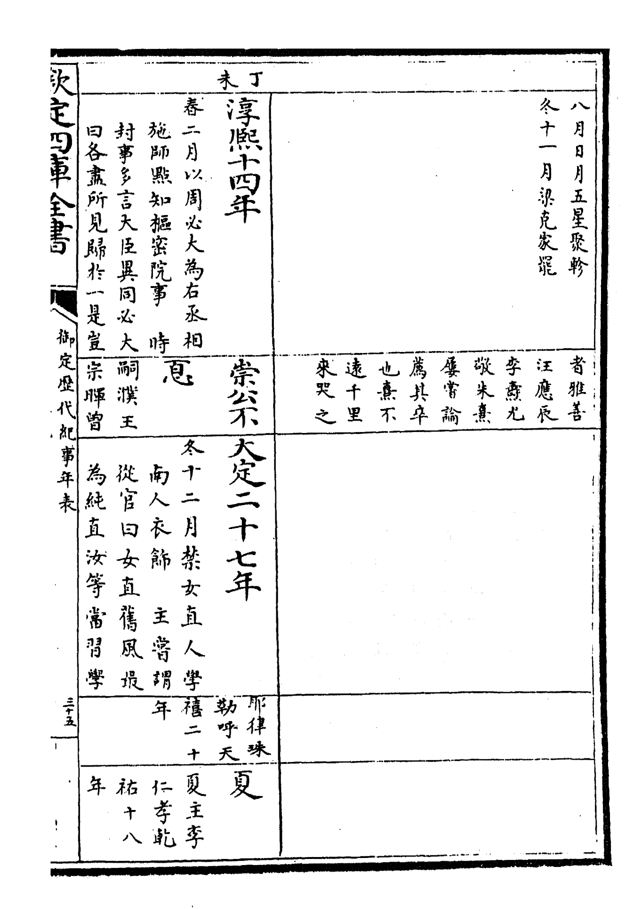
戒

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

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於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　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簏而已人服其清

妄言笑孝友忠敬得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立朝則正色危論分別邪正面斥權幸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



八月日月五星聚軫
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者雅善
汪應辰
李燾尤
敬朱熹
屢嘗論
薦其卒
也熹不
遠千里
來哭之

丁未

淳熙十四年
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
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時
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
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

崇公不
亘
嗣濮王
宗暉曾

大定二十七年
冬十二月禁女直人學
南人衣飾　主嘗謂
從官曰女直舊風最
為純直汝等當習學

耶律珠
勒呼天
禧二十
年

夏
夏主李
仁孝乾
祐十八
年

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　孫集慶
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　節度使
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　士圃之
也　子也初
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　補保義
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　郎高宗
罷朝侍疾赦　紹興二
太上皇崩遺誥太上皇后改　十七年
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　登第累
太上皇崩帝號痛擗踊踰　陞拾慶
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　軍承宣
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　使至是
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　卒贈開
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　府儀同
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　三司追
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　封崇國

之不可忘也又曰凡
濟用當務節省勿妄
費至是禁女直不得
學南人衣飾

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
識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
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
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
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
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
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
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
不許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
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
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
才也然當其初立因四
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
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
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

公不
息性篤
孝生七
嵗遭父
北還每
思慕涕
泣長力
學毋止
之答曰
君父讐
未報非
敢志富
貴也登
第時已
入仕法
當起兩

竊據重以苗劉羣盜之秩請回
亂權宜立國其始惑於撥其母
汪黄其終制於姦檜趙高宗嘉
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其志特
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封郡夫
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人居官
之扼擘切齒帝方偷安所至有
忍恥遷怨忘親卒不免聲立朝
於來世之誚悲夫好言天
遣使如金　以上皇崩遣韋下事蜀
璞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中武帥
致太上遺留物於金操重推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不急請
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復置安
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撫司相
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雅而治

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視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其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為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大旱一日上九疏勸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

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詆罪不悳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帝快然可之既嘉其忠諒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

謂皇太
子曰此
賢宗室
也一日
坐待漏
院有給
事中白
英國公
借擊毬
馬不與
正色曰
上惟一
皇孫萬
一馬驚
墮斬汝
輩無益

也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栻死為請謚又請用熹熹其好尚如此

儀象

克家

封六年卒贈少

戊申

師謚文靖 克家風度峻整忠於謀國為文渾厚明白成一家言辭命尤温雅

淳熙十五年
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為名專主規正人主

恩平王璩
封四十四年卒

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宋遣使來告哀且致其太上所遺留一物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三十及弓劍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十一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九年

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

二月金遣使來弔祭

三月葬高宗皇帝於永思陵

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媿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夏四月祔高宗主於太廟

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

追封信王

濟公周必大

以右丞相為山陵使以明堂加恩封濟國公明年再見

之屬命歸報曰此皆麗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

遣使如宋弔祭宋遣其左司郎中京鏜來報謝鏜以國喪請免宴徹樂郊勞使康元弼不從鏜不就席排闥而出主特命免樂以禮遣還

夏五月建女直太學

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
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
然考諸曲禮心實未安行
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
意勿復有請

五月王淮罷 淮為相能盡
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為
道學之禁毒痛善類論者
譏之

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
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
州 王淮罷周必大薦熹
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
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
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
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

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
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
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
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
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
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
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
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
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
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
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而
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
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
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
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
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内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絕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望將熹

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剏為道學之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今栗襲王淮鄭丙陳賈之説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俾良善受禍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絶欺罔於既形以扶善類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

拜侍御史胡紘劾累章同惡

異妄指學者為黨乃出栗

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

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王璩卒

八月甲申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

說書熹辭不至　熹既歸

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

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

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

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

閣則雖憊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己酉

淳熙十六年

春正月黃洽罷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　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

嘉王擴

進封平陽王五年光宗立又進封嘉王後即大位是為寧宗

大定二十九年

春正月主殂孫璟立　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瑪達格判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即位追號主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圖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十二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二十年　仁孝表請於金復置蘭州保安

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
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
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
意而進必大為首相
蕭燧罷
二月辛酉朔日食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
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
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
太后大赦　先是更德壽
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
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
服退居重華宮
立皇后李氏　后安陽人慶
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
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

許公楙
魏王愷
次子為
右千牛
衛大將
軍孝宗
將內禪
昇耀州
觀察使
封嘉國
公光宗
即位進
封許國
公至光
宗紹熙

克坦氏為太后　世宗
在諸帝中最為賢主
以夫人烏凌阿氏守
節而死終身不立后
雅尚儉素至於佛法
尤所不信嘗謂宰相
曰卿等在省未嘗薦
士止限資格安能得
人又曰帝王之政固
以寬慈為德然賞罰
不濫即是寬政又曰
朕自即位以來言事
者雖有狂妄未嘗罪
之卿等未肯盡言何
也事有利害可竭誠
言之即位五載南北

綏德榷
場如舊
并乞使
人入界
相易用
物金詔
曰保安
蘭州地
無絲枲
惟綏德
建關市
以通貨
財使副
往來聽
留都亭
貿易

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妃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妬悍至是立為后

三月廢補闕拾遺官　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

周必大罷　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

五年再見

衛公趙雄

以寧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至光宗紹熙元年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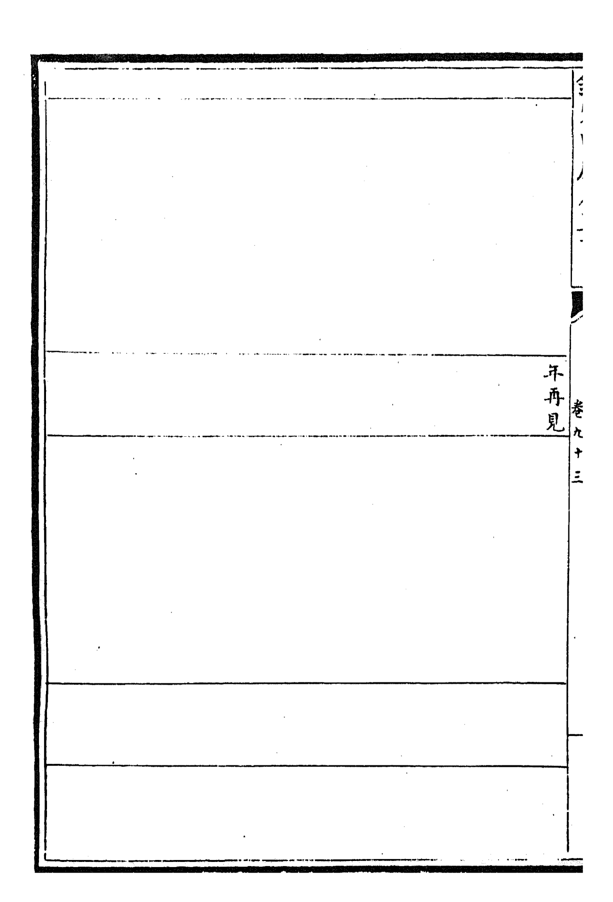
益公周

請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六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絶於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冬十一月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

必大

封濟國公二年孝宗將內禪必大草詔拜左丞相進封許國公光宗即位拜少保進封益國公至光宗紹熙三



年再見

宋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諱惇孝宗第三子在位五年壽五十四

春正月朔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

秀王伯圭

封榮陽王九年詔即湖州秀園立父秀王子偁廟以伯圭嗣王至寧宗嘉泰二

金

明昌元年

諱璟世宗孫太子允恭子

西遼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十三年

附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二十一年

安南

入貢於宋

年再見

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

益川公

趙雄

封衞國公二年坐所擧以賄敗降封益川郡公削食邑一千戶至四年再見

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臣欲息將來之禍不憚反覆以陳庶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為禍無窮帝下其章讀者至流涕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

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

辛亥

龍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紹熙二年

冬十一月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黄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

安定王子彤襲封十年卒

申公留正

明昌二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十四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二十二年

廟宮吳明契等殺金邊將阿嚕

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覩藥貴有心銜之頃之内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於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

時帝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閒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以左丞相進封申國公明年再見

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寖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

紹熙三年

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寖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

安定王　子濤

初子彤嗣安定王爵子彤卒子濤襲封安定郡

明昌三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十五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二十三年

以金詔索殺阿嚕依者乃殺吳

翻然鳳鶵之意既而不果
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以丘崈為四川制置
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
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
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
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
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
侍郎丘崈往崈陛辭奏曰
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
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
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
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
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

王至五年再見

益公周必大

改封益國公四年坐所舉官以贓敗降封滎陽郡公尋復益國公爵至寧宗嘉

明契等

於當路則私黨植洛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

泰四年再見

衛公留正

封申國公二年壽皇聖政成進少保改封衛國公明年再見

癸丑

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
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
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
都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　推恩使臣鄧
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是歲諸路大水

紹熙四年

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
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
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
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
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

益川公

趙雄
降封四
年卒贈
少師至
寧宗嘉

明昌四年

春三月以胥持國參知
政事　初設經童科
持國以經童入仕為
太子祗應司令主在
東宮識之及即位遂
大用持國為人柔佞

耶律珠
勒呼天
禧二十
六年

夏

夏主李乾
仁孝乾
祐二十
四年
冬仁孝
卒子純

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照義端汝愚乃拜命

定二年退謚文定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圖視錢塘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厲羣臣名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

曾公留

正

改封衛國公二年以冬至上壽聖太后尊號冊寶正為儀禮使

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由是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蔚之秉文遂

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純佑既立

凡馬亮恥之踰垣而逃龍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闕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至是策進士帝得其策大喜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崈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　崈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

禮成拜少傅改封魯國公至寧宗嘉泰元年再見

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等五人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為楊趙後為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於時

秋八月主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

號仁孝曰孝宗

朝廷乃以興州都統制張
詔代挺
名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
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
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
名之留正引唐憲宗名吐
突承璀事乞罷不報乃待
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
是著作郎沈有開等上疏
乞寢特立名命不報正因
乞歸田里亦不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
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
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
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
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

沃對切彌縫縝密人無知
者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
事余端禮同知院事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
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
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重
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
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
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
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
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
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
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
千歲萬歲後陛下何以見
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

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

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㑹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黄裳請誅内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上書請朝重華宫皆不報十一月彦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宫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宫聖意有難言者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言語以生疑惑不報

甲寅

名留正赴都堂視事復命葵特立還浙東　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諭旨乃復入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紹熙五年

春正月壽皇有疾

葛邲罷　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士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安定王

子濤

襲封三年卒

明昌五年

春正月購求遺書

秋九月遣使如宋弔祭

閏十月遣使如宋賀即位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十七年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元年

徐公祸

安南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顙血流積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

進封許國公六年改封徐國公至寧宗慶元二年再見

魏公史浩

改封十二年卒追封會稽郡王

王李龍翰聞宋帝即位遣使入貢宋帝賜以衣帶鞾笏

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朝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臺諫交章劾内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侍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

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紀誠厚德元老之碑賜馬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浩喜為人才

福寧殿内侍閤門慟哭而
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
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
云宰相並出正等俱出浙
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
侂胄奏請自往宣押入城
於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
日帝仍羅點入對點言壽
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
恐見之不逮耳從官及彭
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
嘉王請重華宮問疾許之
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
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
喪禮．壽皇崩之夕重華

嘗擬陳
之茂進
職與郡
上知之
茂嘗毁
浩曰卿
豈以德
報怨耶
浩曰臣
不知有
怨若以
為怨而
以德報
之是有
心也英
濟狀王

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箚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辰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

十册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郊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侍之如初蓋其

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
孝子嗣皇帝寧臣不敢代此
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
行祭禮太后許之

寛厚類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
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
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
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
稱首即位之初鋭意恢
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
出師又偵金國平治無
釁可乘然易衣為書改
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
隣好金人易宋之心至
是亦寖異於前日故金
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

謹邉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華欲休生民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乎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

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内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

與遂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内禪之議益決鴻工部尚書趙彦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内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因所善内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内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

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令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乃亦去乎禮曰知院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

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佐胄復命曰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翼日禫祭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

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

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大赦

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名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復名留正赴都堂視事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

詔求直言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　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

以陳騤知樞密院事羅點簽

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
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
汝州防禦使　侂胄欲推
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
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
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
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
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
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
威福汝愚欲推葉適之功
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
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
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
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
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外

補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改官作外

八月名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黄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説對曰朱

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
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
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
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
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
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
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
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
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
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
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
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
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
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
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
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

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尤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

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朋陳經旨救正缺

失晩講官賜坐以講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
冑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
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
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
會正與汝愚議攢宫不合
侂冑因間之於帝遂以手
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九月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
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
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
心心尚不正才雖過人果
何取哉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初
帝欲京鏜帥蜀趙汝愚謂

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
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
韓侂冑引以自助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
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
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
冑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
門事劉弢亦以不得預內
禪心懷不平侂冑問計弢
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
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
是也侂冑然之遂以內批
拜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
請令近臣薦御史侂冑密
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
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

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
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
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
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
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
護使客不果熹復疏白汝
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
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
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
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
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
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
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
臣使不得效一言非國之
利也因辭奉祠歸養
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祔廟

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請並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

廟堂不以聞而毀撤僖宣
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
閏月内批罷煥章閣侍制兼
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
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
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
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
帝亦虚心嘉納焉至是以
黄度之去因講畢上疏極
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
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
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
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
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
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

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閒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

十一月以韓侂胄為樞密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

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
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陛下
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
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
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
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
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
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
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
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
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葬孝宗皇帝於永阜陵
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
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
官　侂胄摧龜年日重龜年

疏奏其姦凡云陛下逐朱
熹太驟欲陛下亦亟去此
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
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
樞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
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
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
內批樞年與郡侂胄進一
官與在京宫觀給事中林
大中等繳奏以為非是不
聽由是侂胄愈横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
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
知樞密院事　騤與趙汝
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
爭彭樞年事韓侂胄語人

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
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
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
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
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

以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
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
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
侂冑合因陛辭疏廷臣姓
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
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
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宋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

諱擴光宗第二子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

春正月白虹貫日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位汝愚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

子忞

嗣安定王爵光宗紹熙五年卒至是子忞以忠翊郎授利州觀察使襲

初子濤

安定王

金

明昌六年

冬十一月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　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西遼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十八年

附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二年

木波

入貢於金

謝深甫等復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慼中外洶洶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

封安定郡王至六年丙見

周王汝愚

以右丞相責永州安置尋卒未幾復資政殿學士贈少保謚忠

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

地乃卒黯黯而去天下後

世具謂何知臨安府徐誼

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

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

興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

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

之

三月丙戌朔日食

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

儉於韶州　祖儉上書訴

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

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

不當罷斥語浸韓侂胄有

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

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

胄誅盡復元官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朝追封福王其後追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汝愚學務有用常以

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朋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

宏中與周端朝等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洶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

未果而罷政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郎時大冬衣布

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揚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

裴至為相亦然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
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
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
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
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
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
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
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
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
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
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
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
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
所必斥也昔孝宗鋭意恢
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
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顧

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
偽以辨邪正詔下具章由
是博士孫元卿等皆罷汪
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
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
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
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
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
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
榜於朝堂既而吏部郎官
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偽被
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
模者推論太極圖亦被賞
擢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
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
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

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
者
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於
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
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
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
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
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
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
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
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
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
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

丙辰

箎唐戮李林甫事亦欲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名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

慶元二年

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吳興王柄改封徐國公三

承安元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二十九年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三年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亦上言攻偽學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夏四月余端禮罷　時韓侂胄擅權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

年進封吳興郡王至帝開禧三年再見

濮王士歆

嗣位十七年卒追封韶王

兗王子

思　初肅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遂薦肅而罷思

秋

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黄黼　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力爭以為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

埈　皇子卒追封兗王謚冲惠

郇公余端禮　以觀文殿大學士授少保封郇國公致仕卒贈

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太傅謚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忠肅子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嶸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撥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

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鑑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

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黙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

決之過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蓍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胡紘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

竄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頴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飢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袤楊萬里交薦於

朝名之不起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具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别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顏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

丁巳

慶元三年

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偽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

濮王不

承安二年

耶律珠勒呼天

夏

春正月鄭僑罷知福州以謝
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
居之郤州　朝散大夫劉
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
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
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偽
學之罪韓侂冑大喜即日
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
貶郤州居住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
　謚曰憲聖慈烈
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
黄由　知綿州王沇上疏
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
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

抾

濮王允讓之女孫也初士歆襲濮王爵慶元二年卒至是除不抾福州觀察使嗣封濮王至五年再見

秋八月胥持國有罪免
九月復以持國參知
政事　持國為主信
任與李妃兄擅朝政
張復亨等十人皆趨
走其門俱為御史臺
官時謂之胥門十哲
至是為言者所論持
國致仕十人皆外補
未幾復名持國參知
政事

禧三十
年

夏主李
純祐天
慶四年

戊午

庶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為之首凡五十九人黄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沇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慶元四年

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於永思陵

豫公韓侂胄

初以樞密都承

承安三年

冬十月造承安寶貨

耶律珠

勒呼天禧三十一年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五年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僞學之禁　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嚴禁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　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京鏜何澹附侂胄薦為軍器監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　及之為吏部尚

吉加保寧軍節度使至是封豫國公明年再見

高麗

國王王晧上表於金自陳衰病以國讓弟晫晫權國事晧尋卒晫嗣立

木波

入貢於金

書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太窘會門開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於宮中賜名曮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賜名曮

以趙師𢍰為工部侍郎　師

罪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果核脩觴啟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

羿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

乙未

慶元五年

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

秋　濮王不

嗣封三年以福州觀察使轉武安軍承宣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承安四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三十二年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六年

真臘

真臘是歲大舉兵伐占城殺戮殆盡俘其王以

不感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用大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録黄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鮑年三聘官而擢鏜進義副尉

二月放主管玉虚觀劉光祖於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

平原王

韓侂胄

封豫國公二年進封平原郡王至帝開禧三年再見

歸其地悉歸木國故國名亦曰占臘宋四夷傳載此事未記何年按文獻通考繫慶元己未從之

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歷 先是詔造新歷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黄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歷尤復疎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 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

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庚申

慶元六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

夏六月乙酉朔日食

太上皇后李氏崩　謚曰慈懿

許及之罷

秋七月以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　自强嘗為韓侘胄童子師及侘胄當國自强入都侍銓一日侘胄召自

安定王承安五年

子恭　嗣封六年卒

濮王不璺　初不袪襲濮王爵慶元五年卒

耶律珠勒呼天禧三十三年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七年

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於堂廷自强升坐再拜次名從官同坐從官蹴踏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柬政

八月太上皇崩

京鏜卒　鏜初為刑部尚書帝甚尊禮時韓侂冑推勢震天下鏜既得位一變其所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侂冑風旨而已又薦

至是不墅以武經大夫授利州觀察使嗣封濮王至帝開禧元年再見

邠王坦

皇子卒追封邠王諡沖溫

劉德秀排擊善類偽學之
名鍾實發之
攢慈懿皇后於修吉寺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
韓侂胄詔配祖泰於欽州
牢城　祖泰祖儉從弟也
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
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
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
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
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
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
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
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
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
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

鄆王增
皇子卒
追封鄆
王謚沖
英

徽宗
熹
是年卒
寧宗嘉
定初賜
謚曰文
理宗寶
慶二年

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師旦侂胄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

退封信國公改儆國公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立飯黎羮牽輿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

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等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尋貶周必大為少保

冬十月加韓侂冑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諡曰恭淑

十二月葬光宗皇帝於永崇陵

攢恭淑皇后於廣教寺

改明年元

偽學日急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

蒙蓍卦
考誤詩
集傳大
學中庸
章句或
問論語
孟子集
註太極
圖通書
西銘解
楚辭集
註辨正
韓文考
異所編
次有論
孟集義

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儀禮經傳通解其

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

責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

繼其統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

魯公謝深甫　以右丞相封申公進封岐公為光宗山陵總護

辛酉

嘉泰元年

春二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己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秋七月何澹罷　時吳挺子

使還改封魯公至帝嘉泰三年再見

魏公留正

改封魯國公十年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改封

泰和元年

耶律珠勒呼天禧三十四年

秋珠勒呼出獵為奈曼王庫楚類所擒珠勒呼

夏

夏主李純佑天慶八年

奈曼王擒西遼

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屏藩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濬韓侂胄已許之濬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也遂罷奉祠濬急於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士論罪之

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　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

魏國公至帝開禧二年再見

尋卒遼祀遂絕

主珠勒呼尊之為太上皇而據其位

右西遼自達實延慶元年至珠勒呼天禧三十四年傳三主凡七十七年

真里富入貢於宋

壬戌	
嘉泰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為平江	於職異志遂成矣 天旱 八月張釜罷 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安定王泰和二年 子覿	
夏 夏主李純祐天	

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辯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擢勢日盛

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切為已

初子恭嗣安定王爵慶元六年卒至是授子覿金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明年再見

秀王伯圭

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廟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

嗣封十三年卒追封崇王謚憲靖子九人師夔師揆師禹師禹師禹師皋師岩師彌師貢師揆以太保開封儀同三司襲封

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録及通畧語録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秋八月以袁説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宫未有所屬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

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能復記

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謬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薰灼

間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為複閣有司旣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

華王埛

是歲大蝗

皇子卒追封華王謚沖穆

新安王

師夔

秀王伯圭長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

衛公曮

燕懿王德昭九世孫也慶元四年育於宮中至是以福州觀察使進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至帝開禧元年

癸亥

嘉泰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張巖罷

帝視太學

以衣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

再見

安定王泰和三年

子覿　嗣封二年卒

秦陳　自強　以御史中丞拜右丞相歷封祈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十年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强至印空名勑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强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

衛泰國公至帝開禧三年再見

魯公謝深甫

改封四年拜少傅致仕卒追封信王謚惠正女孫為理宗后

萬緡執政列郡闕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專政自强表裏之功為多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尋又置澉浦水軍

九月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深甫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父景之識為遠器然慶元初韓侂胄設偽學之禁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一劾陳傅良再

勍趙汝愚不為清議所與

甲子

嘉泰四年

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金為北鄙準布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歛日煩民不堪命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

安定王泰和四年

伯栩

初子覬嗣安定王爵嘉泰三年卒至是授伯栩宣州觀察使襲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十一年

高麗

國王王晫卒子韺嗣立遣使告

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冑大喜鄧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冑用師之意益銳

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許及之罷　時兵端開韓侂冑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

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　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冑

封安定郡王至帝嘉定元年再見

周益公 必大

復封十二年卒贈太師謚文忠帝題篆其墓碑

哀於金

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鄂王
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
虛中少保
秋八月張孝伯罷
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
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事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
遵孝宗典故兼國用司總
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
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
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
動
詔改明年元

曰忠文
耆碩之
碑子綸
必大
自號平
園老叟
著書八
十一種
有平園
集二百
卷嘗建
三忠堂
於鄉謂
歐陽文
忠修楊
忠襄邦

乙丑

開禧元年

春三月貴士寅罷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太白晝見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又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為文記之蓋絕筆也

榮王曮

封衛國公四年立為皇子進封榮王至三年再

泰和五年

夏五月以布薩揆為河南宣撫使　主聞宋將用兵名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十二年

眞里富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
斌為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竄武學生華岳於建寧　岳
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
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
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
怒下岳於大理編管建寧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
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
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
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
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
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
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
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
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

見

濮王不壂
嗣封六
年卒贈
開府儀
同三司
追封安
國公

者哉主然之乃命平章布薩揆
宣撫會兵於汴以備之
秋八月罷河南宣撫使　布薩
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三省
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
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
之會宋殿前副都指揮使郭
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
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
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
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
皆白丁自裹糧糗窮蹙飢疾
死者甚多揆益弛備以其言
白主時羣臣皆勸先舉主曰
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
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

入貢於
宋

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以郭倪知揚州　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

遣使如金　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以金主語告陳自强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

及新置兵

九月宋遣使來　宋使陳景俊尋還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具言之

且百年在我國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飭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冬十二月金遣使來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